

YUWEN JIAOYUGUAN XIN JIANGOU

语文教育 观新建构

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丛书
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学习读本

顾 问 钟 启 泉

主 编 曹 明 海

山东人民出版社

语文教育 观新建构

顾	问	钟	启	泉
主	编	曹	明	海
副	主	林	祥	征
		冯	现	冬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教育观新建构/曹明海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4
(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丛书)
ISBN 978-7-209-04250-5

I. 语… II. 曹…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高中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7221 号

责任编辑:高以芹 邱 明

封面设计:张 琳

语文教育观新建构

曹明海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27.5

字 数 500 千字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ISBN 978-7-209-04250-5

定 价 4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8) 6119313

『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丛书』

顾问 钟启泉
主编 曹明海

特邀专家撰稿与编委

钟启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巢宗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国正	人教社原语文教材总编	语文教育家
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岳川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周庆元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倪文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潘新和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正伟	浙江大学教授	教育学博士
赵谦翔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特级教师
韩军	苏州大学教育博士	特级教师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进行考察、审视和描述，展示这个理论前沿地带里鲜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创新的观点和各种有关语文教育的真知灼见以及理想追求，对于促进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深化改革，确实是一种颇有意义的事情，很值得下一番功夫来做。从其价值来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有关学科的教学研究中，应当说语文历来是一个“热点”学科，对于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理论研究也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套较为权威的、厚重的，富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可读性的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研究的丛书。虽然自新时期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出版了不少有关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著述，但是，关于语文学科课程与教学改革理论研究的丛书，在目前似乎还是一个“空白点”。所以，编写这样一套“理论前沿”丛书，毫无疑问，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从其现实需要来看，目前，在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第一线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存有不少“不知所措”的困惑和疑虑，因此，编写这样一套“理论前沿”丛书，以其权威性阐释、创见性观点、开阔性论述，可以帮助他们消解困惑和疑虑，以弄清和把握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本质和规律问题。特别是在目前各种散乱的、良莠混杂的语文学科著述迷惑读者阅读选择的情况下，更有必要给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一套具有权威性、前沿性和可读性的理论学习读本。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应该说，学科教学论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在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新文化氛围中,我国学科教学论建设的主流是对现代课程与教学论成果采取了开放的态势,积极综合广义的基础教育教学经验,探索自己独特的体系构造,逐渐形成了学科教学论建设的新气象。虽然各个学科发展的起点、方式和分支都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大抵都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一是引进介绍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本学科的直接成果,有些是相关学科的间接成果,这可以说是“引进期”,其重心是大量搜集译介有关学科教学论的学术信息,逐渐理清这门学科的范畴和理论特征。二是进入研究阐发前人理论和解释描述有关的新鲜材料的“再现期”。虽然一涉及“阐发”,势必要对某些学科教学论原作的一些结论和细则加以发展和修订,但这一阶段的重心是廓清原作的脉络,并运用它来解释、分析和透视新近的学科教学现象。三是概括新的学科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形成自己的理论范畴和探索命题的“更新期”。在这个时期很有可能在若干专题上有所突破,并预示开拓新的学科教学论领域。四是建构学科教学论新的理论结构的“独创期”,它当然要包含许多前人和同代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它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理论却必须有着鲜明的创新性。也许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准确,但它却揭示了学科教学论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其不同时期推出的不同层次和范畴的研究成果。

从各个选题设计来看,这套“理论前沿”丛书,立足于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宏观视野和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确定的选题,如《语文教学解释学》、《语文教学本体论》、《语文陶冶性教学论》等等,都属于学科教学论研究的“更新期”和“独创期”的理论命题,既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又具有实践的应用性。应该说,这套“理论前沿”丛书的选题设计,从语文教学解释学到本体论,从陶冶性教学到新课程教学论以及语文教育观新建构,从整体上勾画出了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的主体风貌。实际上,它既是对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探索的多层透视,也是对未来语文教育和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多层探究。《语文教学解释学》从解释本体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作品解读观念与方法的操作性问题,以及解读活动中的寻求理解与自我理解、视野融合的阅读教学解释学原理、后现代课程视野下的阅读教学、接受美学理论与阅读教学美学等一系列论题切入,深层探讨了语文教学解释学的原理与方法,必将开启语文教学解释学研究的新领域,促使语文教学打破过去概念化的阐释模式,建构语文教学文本解释的思维新秩序。

《语文教学本体论》从语文之蔽——工具论与人文论、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构成、语言的人文主义视界与本体论阐释、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教学策略、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与教学追问、语文本体世界的多维化哲学透视,以及汉语文审美与文化性存在探究、汉语文本体美学与教学的考察、“文化语文”论与“语感图式”

观等一系列论题切入,深层揭示了语文教学本体即语言本体构成与存在的特性,描述了语文与文化、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主体、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生命、语言与意义构成的本体世界的风貌。它会从根本上变革语文教学的思路和观念,重建语文教学新秩序。《语文陶冶性教学论》从西方陶冶哲学理论与我国陶冶性教学传统、关怀生命与陶冶性教学价值观、陶冶性读写教学的生态化建设、在困境与反思中突围的陶冶性教学探索、陶冶性教学状态的审美化透视,以及诗性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设计、生命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追问、审美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建构、经典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开拓、绿色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实验等一系列富有鲜活性的论题切入,揭示了汉语文的文化特质和汉语文教学的陶冶性特征与功能。尤其是这些论题把语文学习和语文训练的过程作为陶冶学生性情、洗练学生心灵世界的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语文教学特有的陶冶性本质,给语文教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如果说以上所说的“解释学”、“本体论”、“陶冶性教学论”是一种新的理论命题和开创性探讨,那么这套丛书中的“语文新课程教学论”、“语文教育观新建构”,就不应该说是一种新课题设计。这是因为对于语文新课程教学的探索在近几年来已成为新时期空前的一场“课改运动”;而对语文教育观的建构也是从未停滞过的课题研究。但是,我们加以具体地考察便可以发现,该丛书的这两个选题并非是人云亦云,也是别有意味的。《语文新课程教学论》从新课程学科教学与沟通理论、语文教材文化建构与人本化探索、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语文新课程学生观与发展性教学、语文体验式阅读与写作教学、语文感悟教学与活动性学习原理、语文时尚阅读与兴趣阅读教学、语文发展性学习与教学情感智慧等一系列别开生面的论题切入,对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新的探索,拓出了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视界,给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以新的启示。可以说,它是对新课程理念和新课标精神的建构与拓展。《语文教育观新建构》从“大语文”与“小语文”、语文教学的认识论与存在观、走向表现与存在的语文教育论、语文教育的文化过程观、语文课程的唤醒教育观与文化建构观,以及于漪的完整性建构观、刘国正的整化语文工具观等一系列论题切入,阐述了新时期语文教育观的建构与发展,给人以思想与智慧的启迪。如把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唤醒教育,探讨语文教育的唤醒本质与功能、唤醒策略与方法,揭示了语文教育促进生命成长和人的发展,能够对学生进行完整性建构的过程,说明语文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能使学生得到语文训练,同时还能唤醒学生的情操与心灵、生命与人格,唤醒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力,唤醒学生生命成长的觉悟。所以,这种全新的论题探讨,能够启发我们用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把握语文教育观的“新质”。

综观这套“理论前沿”丛书,它设计的各个选题理论探讨的角度和侧重点虽然不同,但却都统一在一个新的理论结构体系中,它们不同的理论视点和概念就

好比一座建筑的沙石与砖块，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说明，共同构成了这套丛书理论结构的整体。应该说，曹明海教授以其宽阔的理论视野，独到的理论构思，精心设计的这套语文学科理论前沿研究丛书，既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工程，又是一个初见雏形的理论图式框架。它虽然略显粗糙，不是那么精致，但它不是生长在教条演绎的贫瘠土壤里，而是建构在多种学科理论交叉构成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从现代教育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它寻求的是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的新结构，探索的是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实践的新课题。

通过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套“理论前沿”丛书的设计与编写，具有这样几个不可忽略而值得借鉴的显著特点：第一，全新的选题设计。正如以上所述，本丛书的各个选题均为全新的、鲜活的、能够深层揭示语文教育新的本质和特性的前沿性课题。无论是语文唤醒教育论、语文陶冶性教学论，还是语文教育观新建构、语文教学解释学、语文教学本体论，都使人即时眼睛一亮，感到新鲜，富有召唤性和诱引力。仅就这些全新的选题设计，就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与兴趣。一个好的选题设计，就可决定其研究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本丛书的每一个选题，都是吸引读者的一个亮点。第二，开阔的理论视野。本丛书的每个选题读本，都不是一人独论，而是多人合论，这样就形成了对同一个论题而从不同角度、不同视点和不同层面进行立体化论述的开阔理论视野，即它不是“一个声音在说话”，而是“多种声音在说话”。这种一题多论的特点，打破了一人专论的“一情一景”的单一型论述模式，拓出了“一题多论”的多维多层的发散型理论视野，它能够使读者多面触摸理论观点的脉动，多层拓展读者的理论思维空间，获得多层面的理论思考和发现。第三，深层的理论启示。本丛书的每个选题和每一个论题观点的论述，由它的“理论前沿”性质决定，都是深层性的、本质性的、鲜活性的理论新建构，它能够给读者以唤醒性的启悟和如窥见真义一样的启示性愉悦。任何一个论题和观点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的论析与阐释，而决不是那种应时的、哗众取宠的、只求新奇刺激而毫无理论启示性的说教。这就是说，这套丛书的每个选题的阐释论述，都是一种富有深层性启示的理论智慧。第四，开放的板块式结构。本丛书的每个选本都是采用板块式结构的编写体系，即每个选本均以“篇”的方式编排，一“篇”就是一个专题。这样，能使读者在一个选本的同一个论题探讨中获得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多元理解”和多种理论智慧。这就是说，用这种板块式结构编制丛书，不仅能传达多种理论智慧，而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品味，即在一个选题读本中能看到多位专家学者对同一个论题的不同论述，从而获得多种理论营养，拓展理论思维。

引言 / 曹明海

理论前沿的
考察、警醒与沉思

我们怀抱一种期待和冲动，走进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世界——这里是思想的天地，智慧的原野，理性建构的领域。在这里不再以原有的框架模式作为思考的逻辑起点，而更强调思考主体的新鲜思想和思维新秩序，强调以新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视角去发现语文教育现象和课程改革活动内在的尚未发现的真义，强调对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活动的诸多方面的关系作出更为简洁和合理的概括描述，强调在大胆的创新探索中实现语文教育理念与智慧、语文课程理论与方法、语文教学思路与秩序的新建构。在这个具有开放性、召唤性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前沿世界中深入考察，使我们获得的是灵魂的警醒和思想的沉思。

众所周知，我国的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研究，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热烈地呼应着当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以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的方式追问着语文教育活动和课程改革过程的人文价值，赋予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活动以新的存在意义，从而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在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中获得建构意义的豁然领悟。尤其是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教育精神与理念、新的课程理论与方法、新的教学思维与智慧，逐渐地构出了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的新空间，也表现着对语文教育本质与课程改革真义的更热切的追问和肯定。而且，这不仅体现在已经完成的“显性成果”中，还表现在它已经逐渐地促成了一种“隐性结构”，这就是一大批富有创造智慧和生气活力的老中青专家学者与语文教师的研究探索正在当代创新型社会文化

精神的影响下,超越过去的研究视界,致力于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活动中的颠覆与重建,在综合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更高层次上获得了对语文教育本质、特性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从而给我国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应该说,我们编写的这套“理论前沿”丛书,就是以其新鲜性思想、创见性观点、权威性论述、开阔性思辨和深层性透视,多层面地开拓了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新领域,它力求以宽阔的理论视野和全新的思维秩序,给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富有唤醒性、对话性和启发性的理论学习读本。

作为一个“理论前沿”世界的建构,自然要立足于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宏观视野和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本质规律的探讨。所以,本丛书编写的选题设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点和层面出发,开拓和建构了五个全新的理论研究领域,即语文教学解释学与本体论研究、语文陶冶性教学与新课程教学论研究、语文教育观与唤醒教育研究等。应该说,这几个理论研究领域构出了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世界的绚丽风光。

(一) 解释学理论:基点的转移与意义的建构

语文教学解释学的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新课题,主要是以哲学解释学理论为基点,打破过去的概念化阐释模式,建构全新的语文教学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为语文教学提供新思维、新视点、新思路和新方法。这是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早已触摸到的一个牵动着语文教学生命的课题,它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与课程改革的功效和成败,因为语文教学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创新观和方法论,就离不开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按照解释学原理来说,解释学并非只是简单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活动的内在特征。以解释学为基本方法,对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活动、文本阅读教学现象作出具有主体立场的解释,这是语文教学理论建构与创新的一个基本途径。所以说,解释学方法是语文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第一方法,语文教学解释学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部《语文教学解释学》主要是研究教学文本特别是文学课文的理解与解释,所以,它主要借鉴和运用的是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方法。而在当代影响很大的文学解释学,与西方源远流长的哲学解释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解释学经历了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认识论解释学”、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的发展过程,即解释学从一种认识论、方法论迈进到本体论的层次。由于解释学经过了这种哲学层次的跨越,才拓展出了它的各个分支领域,也催生了富有交叉性、边缘性的文学解释学。我们所着力研究的语文教学解释学,就是用这种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方法探讨语文教学文本解释的原理,把解释本体视为文本意义的审美生成过程,将读者的解读作为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的活动,即既建构文本意义又建构自我世界。这种解释学理论方法,摒弃传统的解读研究只注

重作家——作品的封闭化模式，而把解读研究的基点转向文本——读者，即立足于探讨解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交互作用，将解读作为一种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视读者的解读为作品的本体存在，把解读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学理论的探讨是从作品本体到读者本体，是以文学本体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品本体论和读者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点进行研究，它建构在本体论现象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的基础之上，是由重视研究作家——作品转向注重研究文本——读者的一个重大转移。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基点的转移？这是因为从文学的全过程来看，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只是一种由心理现实凝结成的审美现实，这种未被读者解读的作品中的审美现实，还是一种潜在的艺术世界，处于向多种解读开放的未定之域。要把这种潜在的艺术世界转化为现实的艺术世界，还必须经过读者的解读活动。文本中的审美现实只有在读者的解读活动中才能实现为有生命的审美现实，文本的审美意义只有通过读者的解读方能生成，它只存在于读者的理解意向结构之中。对此，接受美学家姚斯就曾明确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听众新的反响，使其从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①这就是说，读者的解读活动是文本意义生成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与作家的创作同等重要的文学的实现过程，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而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通过读者的解读和接受，作品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伽达默尔语），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及其审美存在的方式，得到一个“被展现的过程”。这种“被展现的过程”，即被读者解读的过程，才是文本意义生成的实现。这种解释学理论方法，把文本——读者作为文学存在的本体层次，使之成为文学本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它显然不许可只专注于作家——作品的单一性阐释，而应当更加注重读者的解读活动——探讨文学本体构成的读者世界。《语文教学解释学》这部书稿中的有关论述探讨，特别是王岳川教授的“解释本体：文本意义的审美生成”、孙绍振教授的“作品解读观念与方法的操作性问题”等论题，会使我们从这种新的解释学理论方法中获得生动的理解与深刻的启示。

（二）本体论智慧：深层的醒悟与思维新秩序

语文教学本体论的研究，也是一个前沿性的新课题。对于“本体”与“本体论”有很多阐释和讨论，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形而上的概念性思辨，只是着眼于具体探讨语文教学的本体问题。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的本体，即语言本体或曰语文本体。毋庸置疑，语文本体的构成与存在原理——包括语文与世界、

^① [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语文与文化、语文与主体、语文与生命、语文与存在、语文与意义等等，是语文教学本体论所要探索的基本问题。语文本体论是关于语文自身的学问，它要阐释和描述语文的生成构成与存在形态，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和根本。因此，深入研究语文教学本体论原理，建构语文教学本体论观点和思路，从根本上变革语文教学的思维与秩序，打通过去我们将语文与世界、语文与文化、语文与主体、语文与生命、语文与存在、语文与意义隔离的鸿沟，把语文作为主体生命的形式来把握，视一个语言形式为一个生命形式；把语言作为存在世界的现身情态来对待，视一个语言形式为一个存在世界，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语文本体观的建构，也是一个从根本上颠覆和重建语文教学思维和秩序的重大变革。

有不少专家指出，本体问题或存在问题是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自柏拉图起，关于在语言中指陈非存在物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从中世纪起，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就十分激烈，一直到当代也没有解决。安瑟伦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是从语言中使用某种谓词而推出实在的典型，直到康德才证明这种推论是荒谬的，而康德的关于‘存在’不是谓词的主张在当代语言哲学家那里有热烈争论。当代哲学家认为，利用现代语言分析手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本体问题，对古已有之的问题给出崭新的、确切的答案。”^①语言哲学界的这种认识分歧与争论，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和深层的醒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语言和本体原本就是“紧密交织”而同构于一体的，谈“本体”就不能不谈“语言”。本体和语言的这种交织同构的关系决定，我们在《语文教学本体论》这部书稿中，对语文教学本体的研究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的人文视界与本体论阐释，包括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的构成、语文本体世界的哲学透视等等。这个方面重在探讨语言作为人之表征，是人的生命呈现，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生命的冲动、生命的激荡、生命的困顿、生命的觉醒，生命中所有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都投射在个体的语言之中。言语的生命状态就是人的直接现实与存在方式，一个语言形式就是一个生命形式，它表征着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精神的投射、心灵的律动、情感的宣露，是一个生命本相的展现。所以，语言即人，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生命才找到了它的完整、透彻而且客观地理解的表现。同时，语言作为世界的尺度，它又是存在世界的现身情态。存在世界是在语言中现身和留驻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世界是人类语言的命名，没有语言，存在世界的现身情态就难以得到描述和说明，这就是说，是人类的语言描述和说明呈现了存在世界的风貌。其次，语言还是民族精神的外化，一个民族从诞生之日起所经历的漫漫历程都深刻在语言中。民族

^① 徐友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页。

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走过的斑斑足迹，也是一个民族栉风沐雨辛勤耕耘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它包蕴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煌煌业绩，所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传统都保留和持守在民族语言里。在《语文教学本体论》这部书稿中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主体、语言与生命、语言与意义等都作了具体的论述和哲学透视，多维化地揭示了语文本体构成的特征及其存在原理。

第二，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与教学策略的探讨，包括语文的文化性构成探究、“文化语文”论与“语感图式”观的分析等。这个方面重在探讨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的特性与规律，揭示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与文化所具有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说明文化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产物和精神活动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与语言结下不解之缘。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符号载体），也是文化的传播手段和创造工具，这是与人类语言和创造人类文化的主体——“人”密切相关的。语言是由人创造、使用和发展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语言。人作为“象征符号的动物”，语言作为“人性之本源”和“人类理解的世界形式”，决定了语言具有文化性，成为一种文化性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文化中的文化”，或者说是文化中的“特殊文化”。因为其他文化都是单义性的，而语言作为人类交际、思维及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不仅记录和传承着其他文化，其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化构成世界，所以又可以称其为“符号文化”。在《语文教学本体论》这部书稿中对语言的文化性构成特性及存在原理的阐释，是具体的，深入的。应该说，对语文教学实践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性。

第三，汉语文本体美学与审美性存在的考察，包括汉文字的美感特质透视、汉语文本体的审美特征分析等等。这个方面重在从美学的角度揭示汉语文审美性存在的特质及其内在结构，以加强汉语文本体的审美性教学与研究。汉语文特别是汉文字是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以其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汉文字独特的结构体现出汉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因而汉文字具有独特的文化解读功能。在语文教学中充分认识和把握汉文字的象形表意的特征，重视和加强汉文字的审美和汉语文本体的审美性存在的教学探讨，透视汉语文所蕴涵的感性美、科学美、文化美及其本体构成的音乐美、构图美、伦理美、意象美和情韵美等，就会拓出汉语文教学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使学生接受汉语文审美的熏陶与感染，达成语文教学的审美理想。长期以来，我们的汉语文教学仅仅把汉文字作为听说读写的工具，仅仅注重形音以及表面的含义，使汉文字教学成为语文教学细枝末节，而且走向枯燥化。这不仅使学生运用汉文字表情达意的水平下降，而且造成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缺失，不能很好地实现语文教学认知、审美的复合功能。因此，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在教学中重视引导学生去触摸和感悟汉文字所蕴涵的审美因素，培养学生对汉文字审美的特有感受力，即以汉文字审

美为切入点,进行语文教学的审美设计,以从更高的美学层次或人文层次上理解语文的内涵,优化语文教学的效果,以实现语文教学的审美化。在《语文教学本体论》这部书稿中有不少有关的精彩论述,能够启发我们的汉语文教学的审美智慧。

(三) 陶冶性追求:生命的关怀与完整性建构

应该说,语文陶冶性教学的研究,既是个传统的老题,又是一个鲜活的新题。说它是个“老题”,是因为自古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就持守着陶冶的传统;说它是个“新题”,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单纯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忽视并冷落了语文的陶冶性作用。所以,我们对语文陶冶性教学的探讨,就是寻求语文陶冶性的回归,即从汉语文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功能切入,揭示汉语文教学的陶冶性本质,重启语文教学的陶冶功能,大力倡导语文学习的过程,也是陶冶学生心灵、洗练学生性情与人格、建构学生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把语文训练的过程视为陶冶生命的过程,倡导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完整性建构,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说明:语文的世界是一个陶冶的世界,语文教学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完整性建构的活动。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曾经说:“国语教学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或字母用法和段落或句读的问题,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容问题。国语不是训诂之学,而是活的思想问题,是川流不息的生命。”^①可以说,语文是人类川流不息的生命的摇篮,是人类生命活动的记录和标示。我们倡导语文陶冶性教学,就是从语文这个特性出发,关怀生命的成长,以人的生命陶养和完整性建构为指归,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培养人生能力,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本。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我们在《语文陶冶性教学论》这部书稿中作了多层面的探讨,包括语文陶冶性教学价值观及其基本理念、陶冶性读写教学的生态化建设、陶冶性教学状态的审美化追求、诗性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设计、生命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追问、审美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建构、绿色语文的陶冶性教学探究等等。

在语文陶冶性教学的探讨过程中,我们常常被有关的陶冶性教学论题所陶冶而处在一种感动状态。如关于生命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追问,作者对语文作为生命符号的阐释,对生命体验与生命互动过程的透视,对唤醒生命意识、关注生命情怀,拓展生命疆界、丰富生命内涵,提升生命质量、实现人生超越的教学价值取向的分析,都给人以揭示语文教学真义的感动。特别是关于“语文课堂生命陶冶场”的论述,使我们在困顿中猛然窥见了语文教学的一片新的天空。这一片新的天空,跃动着生命的活力,洒满了陶养生命的阳光雨露。对这种生命语文陶冶性教学的吁求,并非是一种心血来潮,而是语文教学原本就具有这样的陶冶性意义。当我们认识到语文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的一段重要过程,并且作为过程将对

^① 《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师生生命的成长产生深刻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必然伴随着另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传统语文教学也以它习惯了的方式渗透为师生的思想观念，长期影响着师生们的存在状态。它已经不只是在理念上枝繁叶茂，而且在实践中开花结果，成为师生习惯了的生存方式。面对一个崭新的时代，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再也不希望面对着那许多不健全的果实痛心疾首、追悔莫及了。这就需要认真审视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真正以人为本，关怀生命，陶养性灵，建构一个有利于生命成长的良性生存空间，这就是我们倡导生命语文陶冶性教学的出发点。

注重陶冶性教学，是我国语文教育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开启了以“兴观群怨”为价值取向的诗教源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其他形式的教育相比，诗教更体现出潜移默化、沁肌浃髓的效用，使学生在阅读的陶染与感化中，身心得以涵养，精神得以澡雪，实现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此后，这种诗教传统历经数代而不衰，滋润着一代代人的民族气质，涵养着一代代人的人生品位，且承载着东方文化精华世代传扬。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中，教育家多半将陶冶作为自发因素，很少有人把它上升为理论阐释，使其理智化和目的化。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我们应继承中华民族的语文教育传统，系统深入地研究陶冶性教学，充分发挥语文教学中特有的陶冶功能，以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实现对学生的完整性建构使命。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教学价值观的追求，所以，针对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语文的工具性功能现象，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语文教育要通过‘立言’来‘立人’”。不少有思想创见、有责任感的教师通过自己的执著追求和努力，诠释着语文的人文意义和陶冶价值，精心维护着一块块充满诗意的语文教育的芳草地，使我们在重重危机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因此，有人提出：“中国文化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关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便是发出这一呼声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呼唤“诗教传统”归来》一文中写道：“不仅是 中国，世界许多民族，特别是希腊、印度这样的古老民族，都有一个‘诗教’传统。……诗教‘不仅适合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保护与开启、培育儿童的自由想象力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儿童心灵自由的保护与培育，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件’，这不仅对于儿童个体的终身发展，而且对于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小学语文教育到高中语文教学，有很多语文教师都把诠释诗意语文，构建诗意课堂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熏陶感染作用，陶冶学生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如北京清华附中赵谦翔老师在“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课题研究中，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观察社会体悟人生、培养人文精神是其教学实验的精髓，陶冶情感、启迪悟性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山东青岛的苏静

老师在“学生个个都是诗才”教学理念的指引下，在小学大胆尝试诗化教学，创立以古典文化为基点、以诗词为特色、以构造诗化生活为目标的班本课程，引起了教育界的热烈反响。诗意语文的积极倡导者——杭州市语文教师王崧舟，探索能够实现“价值引领、文化传承、精神诉求、生命唤醒、感性复活、个性高扬和智慧观照”的诗意语文教学，用诗意的语文来点化和润泽学生的生命。

统观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语文教学正在回归传统、超越传统，而追求一种真正的陶冶性教学。在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新时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如何继承并超越传统实施陶冶性教学，无疑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

（四）新课程叩问：沟通理论与教学范式转型

对语文新课程教学的探讨，是一个众所关注的热点课题。语文新课程教学论也是一个正在重建的理论新结构，它包括新课程教学价值论、新课程教学功能论、新课程教学结构论、新课程知识教学论、新课程教材建构论、新课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等一系列重要论题。在《语文新课程教学论》这部书稿中，我们重在从颠覆与重建的角度进行语文新课程教学理论结构的探讨，它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或描述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内容，而是从语文的本质特性出发，深入探讨语文教学与沟通理论、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与人本化探索、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与发展性教学、语文体验式读写教学与活动性学习原理、语文发展性学习与教学情感智慧等一系列新的命题。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探讨富有启示性和警醒的意义。

第一，新课程学科教学与沟通理论的阐释。这是钟启泉先生开创的一个理论建构。由于汉语文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召唤性和对话性的文化特质，所以，这种沟通理论对汉语文教学富有启迪真义和智慧的唤醒作用。从沟通理论的角度来说，汉语文课程就是一种沟通课程，汉语文教学就是一种沟通教学。可以说，沟通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汉语文课程与教学特有的一种“沟通”新质。“沟通”与语言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与科学领域愈益拥有重要意义，并受到特别关注的现象之一。钟启泉先生在文章中把它作为一种学科教学现象加以分析指出：“教学的重要本质就是一系列沟通”，“所有的学科教学都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性沟通现象，都是语言教学。没有沟通与语言的学科教学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教学中的沟通与语言的视点重新审视语文学科教学理论，以求得语文学科理论的范式转换。同时，这种教学沟通理论告诉我们：教育与教学的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沟通革命”。所以，我们必须以教学的沟通与合作为基本事实，转变教学理论的模式。

第二，新课程学生观的建构与“为生命而为”的价值追求。语文新课程学生观的建构，表现出对学生生命成长的关怀和完整发展的关注，即不再把学生

只作为接受的“口袋”，而是将学生作为生动活泼的生命主体来对待，视学生为体现着独特个性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生动成长的生命、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完整建构的生命。这种新课程学生观体现着语文教学“为生命而为”的价值追求。具体些来说，新课程学生观的重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的学生本质观，即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理解学生的本质，将学生视为不断走向个体完善的独立的生命存在、在语言中栖息和生成的生命存在、在文化中浸润和丰富的生命存在。正确的学生观是建立在对学本质属性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新课程学生观对学生本质属性的这种认识，体现了新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追求。二是新的学生发展观。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新课程教学必须重视语文学习在学生生命成长中的基础作用，即强调要立足学生发展的终身性，为学生的完整性发展奠基。同时，要增强学生发展的自主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力求实现学生发展的个性化，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三是新的学生角色观。与传统教学把学生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不同，语文新课程强调学生生命主体的能动性，将学生视为言语活动的实践者、平等交流的对话者，即“真正的语文学习的主体”。同时，新课程还确立了学生作为课程评价的主体地位，以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这种新课程学生观不是把学生作为“一个需要填满的罐子”，而是把他们视为“一颗需要点燃的火种”。语文教育必须要建构这种学生观，点燃生命的火种，真正将学生视为在语言中栖息、在文化中浸润的鲜活的生命存在，尊重学生，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引领学生走向生命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促进学生“生命个体的总体生成”。

第三，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与发展性教学理论。新课程学生观的建构，也促进了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和发展性教学的探索。应该说，整个语文教学都在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即由传统的“授受”范式向“对话”范式转变。对话理念支持下的教学已成为新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没有教学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为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教学范式的存在，建构语文教学的新思维和新秩序，李冲锋博士的《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从接受到对话》，通过对语文教学“范式”的深入探讨，揭示了语文教学对话范式的本质，对语文新课程教学实践富有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其次，着眼于学生的完整性建构的发展性教学，从后现代课程观的视角透视语文教学活动，认为语文教学过程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这种自组织的概念是非常新鲜的。因为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似乎与自组织无关——我们的教学是明确的、确定的和有序的，我们尽量回避问题和干扰的出现，使学生能够完全接受我们已经设定的对课文单一的、确定的解释及理由。而且，我们的教学很难让语文课体现出多样性的、充满疑问性的、富有启发性的内容，更不能形成一种宽松的、促进探究的课堂氛围，何谈自组织的过程？为此，这个论题的探讨立足于语文教学的实践，提出了语文新课程发展性教学和实施发展性教学的基本途径，并认为过去